

見面

西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集體創作

王宗元 執筆

彥軍 李耀先 萬志民 劉玉潔 作曲



新華書店發行

10136

前 記

『見面』故事，原載『太岳文藝』，古北同志作。一九四八年春，我們改編爲劇本，曾在西北前線及後方演出五十多場，有六七個劇團都演出了它，由於它的主题切合時代——反映了勝利進軍中的一個場面，由於它故事的曲折迴旋，在戰士、農民、學生中均獲好評。

當然，劇本本身存在缺點尚多，如語言不免學生腔，老幹部刻劃很不够，第一場比較冷……等，希望大家多多給我們指正。在排演時，應注意營長郭來虎是工農出身的十多年的老幹部，在某些場中勿使流於傷感。

西北軍區政治部文工團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

儘管被人用鞭子抽着，走了一段曲折而黑暗的道路，但最後還是走到革命的光明大道上來了。這說明革命如長江大河，它接收了一切細流，終於匯成大海，因而能淹沒一切黑暗與罪惡。

作者用藝術的方法——就是說不是概念地，而是形象地有生活地把上述的思想圓滿地傳達出來了。

題材選擇在當時說來是走在前面的，寫的是我軍反攻開始以後的事，從戲中看到勝利，看到前途，因此也就能使觀眾得到更多的鼓舞。

人物都有各自的性格，加上生活語言的區別，這些性格就更為凸出。郭營長的正派，負責、理智、公而忘私；教導員富於革命熱情、階級友愛及革命的樂觀主義；郭長貴底農民的質樸及其在長年被壓迫中養成的怕事、憂鬱和仇怨；崔如海的兇殘，都刻劃得很清楚，能給觀眾明確的印象。結構緊湊，故事的發展曲折而引人入勝。雖然人物都是兵——革命的兵和反革命的兵——，却還能使戲活潑而有生趣，這和上述的幾點是分不開的。

這本戲的成功已於前後方多次的演出中得到證實。但它的成功從何而來呢？我認為：

首先是作者抓住了積極而現實的主題，有內容，有思想。這一點前已述及，不再多說。

其次是作者對部隊生活的熟悉。尤其對革命幹部的思想感情有豐富的體驗，因而能寫出像郭營長及教導員那樣有聲有色的人物來。這和作者及參加討論者之長期部隊生活是分不開的。再就是集體創作的方法收了集思廣益之效。劇本的創作經

過大家多次討論修改，因而能做到比較完善的地步。而集體創作又是有領導有中心的，由藝術修養較高者總其成，免去拼湊修補遍體斧痕的缺點。這種創作方法是值得倡導的。

但缺點還是有的，整個說來，還嫌粗糙一些，台詞不甚洗練，歌詞平仄韻脚不甚嚴整。郭營長與其父見面後的一段，因已過高潮，似嫌太長，而曲調始終如一，表現傷感有餘，歡喜不足（這裏的感情應該是所謂『悲喜交集』）。

這個劇本，雖無多少軍事動作，但我覺得還是部隊劇團排演，比較適宜。根本沒有部隊生活的劇團排演起來，在人物的創造上，恐怕困難要多一些。

『見面』寫成已二年餘，因過去印刷困難，直到現在，才能印出。印出的目的，不過爲了免去許多部隊劇團傳抄之苦。若因此而能流傳其他地區，並得到國內戲劇界先進之指教，則要算是意外的收穫了。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於西安

序

蔡 國 銘

『見面』主要的說明了兩個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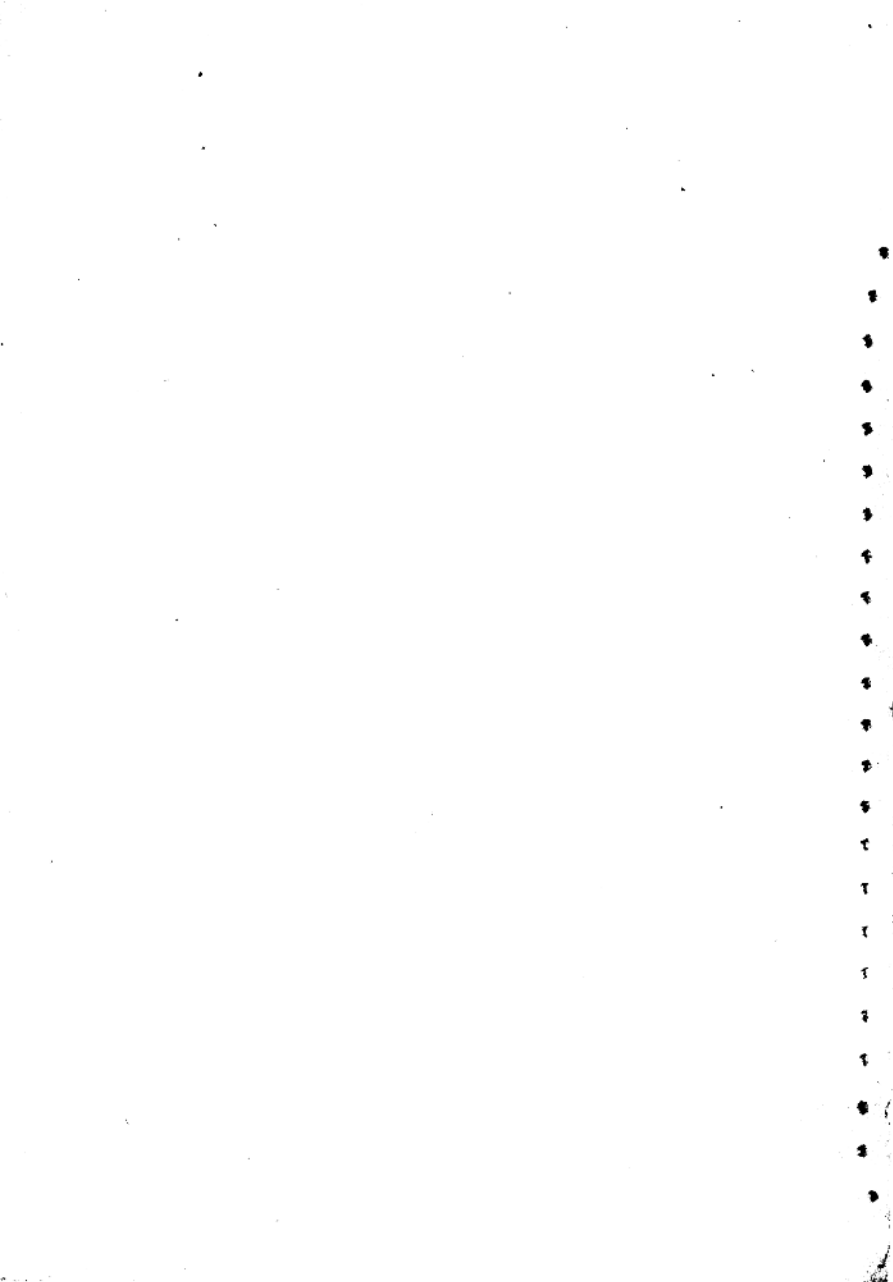
第一、它說明了在帝國主義、蔣介石匪幫及地主惡霸血腥統治下，流離失散了的善良人民的家人父子，最後終有見面之一日。而這見面，是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結果，是被壓迫被侮辱的命運之終結；是自由幸福的生活之開始。自然，有許多家庭已經被毀滅，許多親人已經不可能再見面了。但全國人民大家庭的大團圓是一定要到來的，是值得流血犧牲去爭取的。

第二、它說明勞動人民的路只有一條，那就是革命之路。雖然中間可能迂迴，可能逆轉，但最後還是要走到革命之路上來的。郭長貴，甚至在醫院門口晒太阳的一羣之中的某些人，

書 號 0252

基本定價 1.90

人物 呂國花 勤務員，十九歲，活潑。(簡稱花)
 王金柱 勤務員，十八歲，活潑。(簡稱柱)
 牛有富 三連通訊員，二十歲，老實。(簡稱牛)
 張占軍 二連通訊員，二十五歲，莽撞。(簡稱張)
 李春山 機砲連通訊員，二十五歲，活潑。(簡稱李)
 郭來虎 營長，二十三歲，沉着勇敢。(簡稱郭)
 劉興林 教導員，三十歲，溫和老練。(簡稱劉)
 徐增光 通訊班長，二十歲。(簡稱徐)
 鍾子暉 副官，三十歲，和氣。(簡稱鍾)
 宋文和 一連長，二十五歲，直爽。(簡稱宋)
 孫福英 匪軍傳令兵，十八歲，熱情聰敏。(簡稱孫)
 崔如海 匪軍營長，二十三歲，殘暴狠毒。(簡稱崔)
 崔秉賜 匪軍副官，三十歲，崔之狗腿。(簡稱秉)
 郭長貴 郭來虎之父，被匪軍抓去當馬夫，四十五歲，忠厚老實。(簡稱郭)
 蘇子光 匪軍六連副，二十五歲。(簡稱蘇)
 劉萬和 匪軍四連長，二十三歲。(簡稱劉)
 吳大貴 匪軍傳令班長，二十歲。(簡稱吳)
 甄步高 匪軍搜索排長，二十四歲。(簡稱甄)
 李國昌 匪軍伙夫，三十二歲。(簡稱伙)
 張致富 解放傷兵，二十歲。(簡稱富)
 史長和 解放傷兵，二十五歲。(簡稱史)
 趙金鐘 解放傷兵，二十七歲。(簡稱趙)
 余素輝 女護士，十八歲。(簡稱護)
 雷振山等戰士四、五人。



第一場

時間 一九四八年初春，解放軍進攻洛陽前夕。

地點 距洛陽六十里一小鎮。

解放軍某團一營營部，（起第一曲三通）勤務員呂國花持文化課本上。

花（唱第一曲）過了黃河大半年，解放了新區一大片，隊伍休整又訓練，大營紮在新安縣。新安縣住不長，提出口號打洛陽，打洛陽沒問題，不來命令真着急！

（白）前幾天陳司令員講話，就提出了口號打洛陽，現在還不下命令，真把人急死啦。營長教導員都開會去啦，我看我得抓紧時間學文化，我還跟金柱訂了個比賽條件呢，可不能撿烏龜。（伏在桌上寫字。王金柱上，悄悄走在花

• 3 •

後面大聲說)

柱 寫得好！

柱藏在桌子後面，二人圍桌追逐。

花 你這傢伙真調皮，營長教導員回來了沒有？

柱 他們會還沒有開完呢！

花 那你回來幹什麼？

柱 我呀，我回來跟你就伴來啦！

(唱第二曲)我怕你一個人守在空房，房又大人又小悶得你心慌。

花 見你的鬼！

(唱同前曲)王金柱你不跟我坦白直說，拿我的那畫報明天還給我！(生氣)

柱 哎喲！生氣啦，看氣的那小樣兒，告訴你吧！是教導員叫我回來的，告訴副官買幾斤肉，打點酒！

花 胡說八道；我不信！

柱 真的，今天晚上有客人來，還是個頂特別，頂特別的！

花 頂特別的？你讓我猜！

(唱同前曲)莫不是要招待解放軍官？

柱 不是！

花 莫不是又來了什麼劇團？

柱 不是！

花 (唱同前曲)這不是那不是叫人難猜，好金柱快對我說個明白！

柱 (調皮地)今天晚上呀！要來個他！

花 誰？

柱 他呀！是個老漢！

花 什麼老漢？

柱 老漢呀！是營長他爸爸！

花 什麼？營長他爸爸？！靠不住吧！

（唱同前曲）咱營長家住在洛寧縣，離這裡一百多路途遙遠。

柱 （唱同曲）我問你可知道一連出了發，一連長帶着人去做什麼？

花 偵察去了嘛。

柱 對了，一連這回是戰略偵察的任務，回來的時候要路過營長家門口，教導員對一連長說叫把營長的父親帶來看看兒子哩。

花 真的？我怎麼沒有聽見說過？

柱 我不哄你。

花 那老漢見了兒子準認不得了，營長說他十二歲就出了門，今年都二十幾啦！

柱 老漢這一看保險得樂壞了！

（唱同前曲）咱營長出門時是個娃娃，

花 （接唱）到如今回家來騎的是大洋馬。

柱 （唱同曲）咱營長郭米虎是個英雄，

花 （接唱）全縱隊好營長他屬頭名！

柱 當然，十縱隊一提起郭營長哪個不贊成？陳司令員大會上都表揚過！

幕後聲：報告！

花 來人啦！

柱 準是牛有富。（向花示意，二人急忙分坐桌子兩側，裝腔作勢地）

花 進來！

三連通訊員牛有富上，見他們做鬼，大笑。

牛 是你們這兩個傢伙，營長教導員還沒回來？

柱 沒有回來，你做什麼？

牛 （取出一信）這是我們連的一份請戰書，回來交給他們！

花 什麼書？

牛 請戰書！

（唱第三曲）咱們連開過了軍人大會，都要求下命令攻打洛陽，提出了七條件保證任務，寫下了請戰書交給營長。

柱 好麼，呱呱叫！

牛 文書呢？

花 文書不在啦，我給你寫個收條吧！（寫收條付牛）

牛 小心，不敢丟了。（下）

柱 曉得。

柱 （反覆看信封）請一戰一書，好大的信封！

幕後張聲：教導員營長不在也要把信留下。

二連通訊員張占軍上。

張 小鬼，營長教導員呢？

花 真是猛張飛，他們到團部開會去啦。

張 小鬼，告訴你們吧！

（唱第三曲）咱二連開大會號召立功，全連的戰士們急的不行，每個人都訂了立功計劃，只要求下命令趕快出發，搞三查搞訴苦覺悟提高，要復仇要清算心中似火燒。……

柱 算啦！不要唱啦，你到底來做什麼呀？

張 我？（忽然想起自己太莽撞了）哈哈，我是來送請戰書的！（掏出信）

（唱同前曲）咱二連跟全團來個競賽，戰場上比高低誰好誰孬，不是我猛張飛自誇自愛，要保證打洛陽再掛個英雄牌！

唱到第三句時，機砲連通訊員李春山上。

李 好，唱的好！

張 （開玩笑地）敬禮，機砲連的戰鬥英雄來啦。

李 算啦，別開玩笑啦。

張 你來做什麼？

李 你來做什麼？

張 我來送請戰書！

李 我來送書請戰！

李 哈哈，咱們都是一個任務，（快板）請戰書，書請戰，爭取一營做模範，（花、柱也參加說）爭取一營做模範。洛陽城，堅又堅，擋不住咱們的大砲彈；小地堡，稠又稠，擋不住咱們的爆炸手，步砲協同來動作，技術勇敢相結合，勝利有把握！

花 有把握，沒問題！

柱 快，小鬼，給我打個收條！

李 也給我打一個！

花、柱給他們打收條。

張 這回該你們機砲連露臉啦，盡是小地堡，盡是你們的好對象！

李 噯！到底你們步兵的用處大！

張 到底得協同動作才能打勝仗！

柱 光你們也不行，（對張）光你們也不行，（對李）要協同動作才能爭取模範營！

張、李、柱、花 對，協同動作爭取模範營！

李、張同下。

柱 （看信封）嘿，狗彘的把字寫錯了！

花 哪個字錯了？

柱 你看：請戰書寫成請戰出了！

花 （奪過信來）沒有錯，那是簡寫的書字。

柱 （奪回信來）錯了，這是出入的出字。

花 沒有錯！

柱 錯了錯了嗎？你真是個主觀主義！

營長郭來虎、教導員劉興林同上。

營 吵什麼？小鬼！

花 你問營長看錯不錯？

柱 營長你看這是出字還是書字？

營 請戰書——這是書字嘛！

花 （以手刮臉）看你，錯了，錯了！

柱追花跑下。

教 （燃烟拆信）好哇！各單位的請戰書都送來了，上級決定打洛陽，下級要求打洛陽，真是上下一致。

營 （坐下寫命令）好，你唸一唸吧！

教 （起伴奏第一曲）這是二連的：「敬愛的陳司令員謝政委：提起往事來，心裏真難過，在蔣胡匪幫和地主老財壓迫底下，我們連裏過去有二十個人討過飯，家裏餓死的人有十一個，母親改嫁的有九個，被蔣介石抓來當兵的有三十一個，現在我們都成了人民解放軍；經過了三查和練兵，最近我們討論了好幾天，一致要求打洛陽，替我們的父母兄弟報仇，解放豫西的人民。敬愛的陳司令員謝政委：請你們趕快下命令吧！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

營 好呀！這一股子勁是憋足了！

教 哎呀！三連寫的還是詩呢，你聽：「我們人人下決心，犧牲自己爲人民，要求趕快下命令，堅決打下洛陽城，哪裏任務最艱苦，我們保證去完成，三大紀律要遵守，八項注意不放鬆。」

伴奏第一曲停。

營 從敵我條件上來看，特別是我們部隊經過了三查和練兵，拿下洛陽是不成問題，現在要注意的是大家熱情這樣高，一定要很好的掌握呢！

教 對的，要勇敢和技術更好的結合起來，減少不必要的傷亡，要打辦法仗，這一點要好好的講清楚。

花端壺上，倒茶。

營 （持命令）通訊班長！

通訊班長徐增光上。

徐 有！

營 把這份命令送到各連去，今天下午各種操課一概停止，要保證戰士充分休息，準備出發，担架連也要通知一下喲！老劉，就這樣吧？

教 好，就是這樣！

徐 教導員還有什麼？

教 你通知一下各連指導員，吃過晚飯來彙報。

徐 是，再沒有什麼了？敬禮！

教 嗯！你再叫鐘副官來一下！

徐 是！（下）

教 老郭，今天你們老人要來了，咱們要準備一下喲！你們已經十幾年不見面了，應該好好招待招待。……

營 不要準備什麼吧，我看不一定能夠來！

教 怎麼？你的家不是在洛寧縣桃花鎮嗎？

營 是的，是在桃花鎮。

教 我已經對一連長講過了，這次一連長回來要走桃花鎮過身，我講叫他帶你們老人來看一看。

營 你這樣關心，我是很感謝的，我當然願意看一看我父親，我還有一個小兄弟呢，我出門的時候，他才兩三歲，現在大概有十三四歲了，也可以參加革命了，不過我想不容易再見到他們了。

教 那爲什麼呢？你不能回去，可以叫他們來嘛！

營 我過去很少談到我家的情形，不過最近在三查當中我不是

講過一些嗎？！

教 是的，我記得你講你家庭景況很不好，你從小就給財主家放牛。

營 算啦，不要講啦，一些個人問題嘛，總之，在舊社會裏，窮人活不成。

教 不過這個問題，跟你們老人會不會來，又有什麼聯繫呢？

營 好！我簡單的跟你說說吧！

（唱第四曲）我的家一到了光景很窮，我從小七八歲出門攬工，十二歲的那一年惹下了禍端，把財主家的大犍牛陷在沙灘。小掌櫃崔如海心腸太狠，打爛了我的頭鮮血淋淋，惹起我胸中火怒火難壓，抓過來崔如海打在地下。從此後郭來虎離開了家，拋棄了爹和娘遠走天涯，老掌櫃催命鬼是一方惡霸，怎能够對我家不找麻煩？！

（白）你想這情況不是很明顯嗎？我想我的家還有沒有，現在很難說啦！

教 看問題不能這樣絕對化，我想你們老人會來的。

副官 鍾子暉上。

鍾 教導員，你叫我？

教 嗯，你跟司務長說了沒有？準備幾個菜，搞點酒。

鍾 告訴啦，已經去搞啦！

教 要搞好一些，今天要來個重要的客人呢！

營 鍾副官，不要去搞吧！

鍾 已經去搞啦！

營 噯！各連的乾糧都發了沒有？